

雪山除夕夜

窦孝鹏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春节来临，我都会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初与唐古拉山机务站指战员一起度过的那个雪山除夕夜！

在唐古拉山机务站，驻守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他们担负着132杆公里电话线路的维护任务。这里是祖国内地通往西藏地区唯一的一条架空明线的最高处和最险处。雪山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电话线挂在雪山顶、冰河旁，经常会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维护任务十分繁重。再加上高原空气稀薄，含氧量不及内地的一半，最冷时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但机务站的官兵深知自己维护的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国防通信线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的许多重要指示要通过这条线路传达下去，下面的许多重要信息要通过这条线路送到北京，所以他们发出这样的誓言：确保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能联系得上、通得畅。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们还在营院里用捡来的石子镶出了八个一米见方的大字：准确迅速、确保畅通。

我那时是总后后勤通讯社的记者，春节前夕随青藏兵站部领导到艰苦的青藏线去慰问部队，与指战员共度佳节。那年除夕傍晚，我们来到了唐古拉山机务站。

随着一场鹅毛大雪的降临，多年来未休假的站长趁春节回内地休假去了，几个老兵也探亲走了，站里只留下指导员徐连发带领20多位同志坚守岗位。我们的到来，让大家格外高兴，顿感欢乐。

徐指导员是陕西关中人。为了营造点过年的气氛，他一边安排炊事班为大家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一边带领几个人把自己写的两副对联贴在门上，营院门口的上联为：缺氧气，缺暖气，不缺志气；下联为：想咱爹，想咱娘，更想祖国；横批是：心在线上。站部门口的上联是：保畅通，保准时，一颗红心连银线；下联是：抗风雪，抗严寒，满腔热血写春秋；横批是：赤诚奉献。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吃完年夜饭，开个联欢晚会，再放几挂鞭炮（当时山上尚无电视机）。

夜幕降临了。当大家闻着阵阵香气，兴高采烈地走进食堂，倒上青稞酒，只等指导员发表完新年祝词，就准备干杯过年！偏巧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机房出现了报警信号：去西藏方向50公里处线路发生故障！

接到值班员的报告，徐指导员愣了一刹那，然后放下酒杯，一挥：“准备车辆，紧急抢修！”几分钟后，他和技师刘瑞珊带着抢修组出发了，我不由分说地硬挤上了抢修车。雪还继续下着，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汽车在冰雪路上小心地奔驰着。由于积雪把道路和沟壑填平了，再加上风刮雪飞，视线不清，所以行车非常困难，50多公里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到那里以后，天已完全黑了，我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沿着山坡深一脚浅一脚地奔波在各线杆之间，打着手电筒查找故障点……

天黑雪大，故障点非常难找。走着走着，徐指导员感到迈不开步子了，他用手电筒一照，原来两只裤腿冻成了冰筒，两只鞋则成了两个大冰坨。他使劲用榔头敲掉冰坨，才又能前行了。新战士小鲁经来回奔波后，高山反应严重，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喘不上来气，大家要把他送回车上休息，他哭着喊着不同意，说这是自己参军后的第一个除夕夜，要在战斗中度过！

“故障点找到了！”刘技师突然喊了一声。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大家看到两股电话线被冰雪冻结在一起，造成了短路。

徐指导员不顾大家的阻拦，套上脚扣向杆上爬去。可刚爬上去还站不稳，就“哧溜”一下滑了下来，通信兵把这叫“坐滑梯”，他被跌得半天不能动弹。

班长小吴不等指导员发话，抢先一步套上脚扣向杆上爬去。他仔细检查后报告：有一根电话线被风刮得松动了，将要在线担上脱落。指导员便命令他首先处理这个故障。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使吴班长双手很快失去了知觉，手指握不拢，

工具频频掉了下来。再加上十级左右的大风刮得他在空中像树叶一样飘摇，飞雪一把把打在他的脸上，呛得他睁不开眼睛。大约十分钟过去了，指导员怕他被冻坏，便叫他下来缓缓气，换别人上去。可吴班长坚持要自个儿干完。15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吴班长还没下来，喊他也没有回应。怎么回事？大家用手电筒一照，只见吴班长直直地立靠在杆上，已冻得失去了知觉！刘技师急忙爬上杆去，用绳子绑住他，小心地将他吊下来，指导员命人将他送到车上休息。

刘技师经过检查，发现那根将要脱落的电话线已被吴班长处理好了，他便开始处理被冰雪冻结在一起的两根电话线，但电话线被厚厚的冰棒包裹着，结实得像焊在了一起，怎么也掰不开，他想用榔头砸，又怕伤了电话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战士小段一看，便点着喷灯上去增援。他用喷灯的火焰朝冰棒烧了一会儿，冰棒被烧得开始流水，等冰棒变得越来越细时，两人一齐动手，终于把“混线”分开了。

等排完故障，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大家坐在冰冷的汽车里开始往回返。路上，徐指导员把吴班长的两只冻脚，抱在自己怀里用体温暖着。他看到新战士小鲁凝望着车窗外在想什么，就问：“小鲁，去年这时候，你在干什么？”小鲁的高山反应已经轻了许多，他眨眨眼说：“守夜！吃年夜饭！”

提起年夜饭，大家这才感到肚子咕咕叫了，敢情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呢！

雪路难行。途中车子滑进了一个雪窝，费了好大劲才救了出来。等回到站里时，已是拂晓5点钟了。大家顾不上吃饭，急忙把吴班长背到卫

生室继续施治，他的四肢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知觉。小鲁从壶里倒出一些热水要为吴班长烫脚，指导员一把拦住他：“不能用热水，否则会把皮烫熟！”他用脸盆从院子里端来半盆雪，抓在手里，在吴班长的脚上腿上来搓起来，直搓得他皮肤发红，渐渐有了知觉。

这时，指导员才站起来，发令道：“好，我们开始补吃年夜饭！”

但是，炊事员却苦着脸告诉他：“指导员，年夜饭不能吃了！”

“为什么？”

原来，当抢修组出发后，机务站也遭遇了十几级大风的袭击，暴雪夹着飞沙走石，噼里啪啦地打着机务站低矮的营房，那些无孔不入的沙石从门窗缝隙冲进机房，严重威胁着机器设备的安全。留守的全体人员都拿起被子奔向机房，堵门的堵门、塞窗的塞窗、盖机器的盖机器，全力维护着通信设备的安全。等暴风雪停后，他们跑回食堂一看，还没来得及吃的年夜饭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沙土……

炊事员抱歉地说：“年夜饭吃不成了。大家先吃些饼干，垫补垫补吧！大年初一的早餐为大家包饺子！”

指导员点点头，一边啃着饼干，一边望着晨光熹微的东方，说：“新的一年开始了！让我们明年再补这顿年夜饭吧！”

窦孝鹏：扶风人，军旅作家，1958年参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崩溃的雪山》、长篇小说《长城鏖兵》及报告文学集、散文集等共50余本，多部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风雪送来的贺卡

(独唱)

1=^bE $\frac{2}{4}$

中速、深情地

白麟词

秦岷曲

♩=80

(5·3 5 6 | i - | 7 6 7 6 | 5 - | 6· 5 | 6 6 i | 5 4 3 5 | 2 - | 3 5 3 |

5 6 | i 2 2 7 | 6 - | 5· 6 | 6 2 3 | i - | i -) | 1· 2 | 5 6 5 | 3 3 2 6 |

1.漫天飞舞的都是雪
2.春花秋月怎能不想

1 - | 3·3 2 3 | 5 5 6 | 1 7 6 3 | 2 - | 3 5 5 3 | 5 6 | 3 2 2 2 1 | 6 - |

花，我在哨卡心里装满牵挂；玉蝶翩翩载着真诚的祝福，
家，远方的父母妻儿你们好吗？忘不了故乡门前梨树下，

1 2 2 | 3 2 3 5 | 6 1 1 2 | i - | i - | 5·3 5 6 | i - | 7 6 7 6 | 5 - |

送给你一张美丽的贺卡……我们守阵地、战风沙，
守望的是谁早生的华发……都说儿女情、家国情、

6 6 5 6 6 | 1 6 1 | 5 6 1 | 2 - | 3 5 5 6 | i i | 2· 7 | 6 - |

藏在眼里的那颗星哟，等待温柔点亮火花，
埋在心底的那份爱哟，白如冰雪红似朝霞，

5·6 i 6 | 5 6 5 | 5 - | 5 - | 2· 3 | 2 3 6 | i - | i - | 5 - | 1· 2 |

就像孤单的灵魂渴望融化！曲走
伴我壮歌一

稍快、坚毅地

强奏

7 6 3 | 5 - | 5 - | 5· 3 | 5 6 i | 7 6 7 6 | 5 - | 6 6 6 6 5 | 6 6 |

天 涯！啊，守阵地、战风沙，孤单的灵魂渴望

1 6 1 | 3 5 3 | 2 - | 5· 3 | 5 6 i | 2 2 7 | 6 - | i i 6 6 | 5 5 3 |

渴望融化；啊，儿女情、家国情，壮歌一曲走天涯，

6·6 6 5 | 6 i | 2 - | 2 - | 2 0 | 2 - | 6 - | i - | i - | i - | i 0 ||

壮歌一曲走天涯，走天涯！

窗花

宁颖芳



画窗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府乡村女孩子们都会干的活儿。临近年关，大人们刷墙扫尘，购买年货，女孩子们便互相借画本，准备画窗花。

那时西府农村的房屋窗户，多是传统的小方块木格子窗户，方方正正。老家的习俗，是要在过新年时糊花窗子。一般是把白纸裁成正方形，比窗格子略大一些，然后铺在画本上，把要画的花卉、寿桃等图案描摹在白纸上，再用水彩颜料涂色，最后再把窗花粘贴在窗棂上。

村里有好几种画本年年都在传用，是爱好美术或者有绘画才华的人，在厚厚的大本子上画好许多漂亮的栩栩如生的图案式样，多是吉祥、喜庆、美丽的，有鱼、鸳鸯、有牡丹、梅花、荷花等各种漂亮的花卉，也有寿桃、石榴等。窗花一般是成双成对的，图案两个互相对称，在糊窗子的时候，窗花与窗花之间用正方形的白纸相隔，或者呈菱形，或者是大正方形里套小正方形。总之，别具一格，富有审美趣味。

腊月里，女孩子们坐在烧得暖暖和和的炕头窗前，或者在晴好的中午坐在院子里，一笔一笔地描画着窗花。家里窗户多的，有时要画好几天。女孩子们在一起讨论，哪个图案好看，谁家的画本里有新花样了，大家互相换着画本，想把最新最美的窗花画出来。

窗花画好后，便是涂色。细心的女孩子们有时在一起探讨，这朵花涂成玫红，那朵涂成桃红，还有金黄色的花蕊，叶子这张涂成青绿，那张涂成浅绿……涂好的窗花晾干，便收起来。直到腊月二十八九，就可以糊窗花了。把面粉加水调成糊状，再加热，一碗自制的糊糊就好了，等凉凉，就可以糊了。在等的过程中，把去年旧的窗花撕掉，用小刀刮干净窗棂，用抹布擦拭掉灰尘，就可以糊了。女孩子们数一下窗棂，再根据格子多少，偶数还是奇数，然后规划窗花的形状。最上面一行一般会留下，来后巧的姐姐或者嫂子们会提前用红的、绿的、黄的各色彩纸，剪出各种图案，家乡把这种彩色剪纸叫烟格，要在每个窗子的第一行用。她们剪出生动的图案，有双喜字、有福、禄、寿字，也有双鱼、石榴、寿桃等，精细、美丽。

先糊烟格，也是按各色互相对应起来糊的，然后就是糊窗花了。等一个窗子全部糊好，先晾晒着，再糊第二个窗子。等把所有的窗子都糊好了，大家快乐地站在外面院子欣赏，每一个就都像是一件艺术品，鲜艳、美丽、喜庆，新年的气氛马上就有了。

家里大人在准备好过年的东西后，站在院子里看糊好的新窗户，那些花儿，那些美丽的图案，让人心情愉悦。这些窗子上的美丽风景，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

晚上，躺在焕然一新的屋子里睡觉，淡淡的月光透过窗花照进来，感觉特别梦幻和美丽。而在晚上的梦里，也是春暖花开的景象，是花朵的芬芳，是果实的甜美。

正月里，走亲访友，走进每家的院落，大家首先看到的便是美丽的窗花。谁家姑娘的手巧，谁家的窗花最好看，也成了大妈大婶的谈资。

新的窗花随着时光的流逝，在风吹日晒中慢慢变旧、褪色、发黄。大家便期待着下一个新年的来临，期待着新的窗花在窗子上绽放……

宁颖芳：岐山人，中国作协会员、咸阳市作协副主席、《秦都》文学杂志主编。著有诗集4部，散文集3部。

春节将至，远在南京的我，想起千里之外住在县城的父母，想起我小时候过年穿过的母亲缝制的新衣裳和父亲做的棉鞋。

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啊，我竟浑然不觉，一直到有了儿子之后。



我们兄弟六人，尽管三弟从小过继给大姨和姨夫，家里的吃穿浆洗仍然是父母沉重的负担。而那时家里没有钱，一个男劳力一天的工分才7分钱，油盐用度除过当兵转业留在青海工作的五爸捐回的青盐和寄回的钱，就只能靠父亲母亲在土疙瘩里刨了，全家的穿戴，全靠母亲一手操持。



新年的衣裳

孙江林

我忘不了母亲长久安放在炕头的纺车。队上分了棉花，母亲会让父亲或大哥和我背到三里开外的仁池的弹花机上弹，然后母亲会利用晚上时间带大哥和我在碾盘或木板上一片片打捻搓捻子。然后在炕头的纺车上纺成一个个“瓜儿”，纺车的嗡嗡声竟是我入眠最美妙的催眠曲，竟想不到母亲白天要参加生产劳动，回家要做三顿饭，晚饭后还要到涝池洗衣服，待一切安顿好后，晚上才有时间熬夜纺线，为此奶奶曾多次责怪母亲，穿旧一点破一点有啥关系，把身体累垮了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我忘不了母亲经布织布的情形，母亲将纺好的线用爷爷做的工字形木拐拐成一坨坨，然后上锅蒸，蒸过再放在盆里用颜料染，染出部分红线和蓝线；然后在纺车上再回成一个“筒筒”，利用雨后晴好天气，在院子一侧的房檐台上支上长板凳，在板凳上捆上两条“筒板”（一条4-5米长，在木板上固定有近20个立柱），在“筒板”上按需要的颜色装上“筒筒”，在当院钉上相距一米的两根一米多高的老板，在8米开外的地上再钉上一根尾板，为延长布匹，在一侧会钉上两三根步板；然后拉出线头在几根老板之间串绕，最高的两根老板中间会绕成“8”字；然后在老板的外侧用“顺子”（织布固线的

物件），将一根根线分颜色用签子将线挑过“顺子”，用木棍或宽布收住，在两端装有十字木柄的卷幅上搭上“印子”（细长的竹棍，将线摊匀用刷子刷顺卷起来；然后搭上织布机，利用阴雨天或做好饭大家吃饭的间隙，穿梭引线，织上一阵。母亲织的布细密结实，而且会通过红、蓝、白多条线的间隔搭配，织成各种不同的方格布。我们穿出去的新衣，在村里总会引起妇女的注意，会把我拉过去，扯着衣裳“啧啧”一番，夸母亲手巧，有心者会找母亲取经，甚至经布时请母亲去帮忙。

日常的单衣夹袄母亲会平时做，新年的衣服多在秋收之后的空闲时间制作。母亲比画出我们的身高胖瘦，亲自剪裁，缝制速度很快。为了节省棉花，母亲会拆掉以前的旧棉袄，新旧棉花搭在一起铺垫，贴身的一层用新棉花，外层用旧棉花，实在不够用还会拆掉旧被子取出旧棉花让我们到仁池新弹后添补使用。

我也忘不了父亲给我们纳鞋的情景。父亲在合作化时期就当生产大队长，后又经营队里的事，母亲拖累大，有时候难免有缺勤迟到现象。父亲在村里派活时，偶有人拿母亲说事，“江湖（大哥的村字）他娘不也迟到缺工吗？”让父亲无言以对。为了缓解母亲的辛劳，在母亲粘好鞋底做好鞋帮

之后，我常见父亲坐在家门口支起他的“A”字形鞋架，坐在旧帆布折叠凳上借院里的天光为我们纳鞋底或纳鞋，这在北方男人中是不多见的。父亲纳鞋，总是双面引绳，鞋纳好后会选择最合适的木槌头槌展，鞋子不仅跟脚暖和，而且结实耐穿。

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在我的记忆中，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们总能穿上母亲缝制的棉衣棉裤和父亲纳的鞋。大年三十晚上，吃过饺子，母亲就会一件件从红漆衣柜中取出为我们赶制的新衣裳和新鞋子，放在我们的枕边。初一早上，我在母亲拉风箱的声音中睡得香甜，总是大哥过来喊我和几个弟弟，说：“快起来，跨‘柏朵’，大年初一起早，一年都是勤快人！”我们迅速穿好新衣，六爸和大哥已在当院点燃大年三十下午从西塬上砍回的“柏朵”。“柏朵”有油，点燃时会发出“叭叭”的声响，并发出一种香囊的味道，让人能立马感受到新年的气息。而跨“柏朵”时，我会箭步跨过去，唯恐一不小心让火星溅在身上，烧伤母亲为我们千辛万苦做成的衣裳和父亲做的千层底棉鞋。

跨过“柏朵”，母亲喊我端一碗臊子面供在立柜上，说是福佑全家一年平安吉祥，然后让我们给大人端面吃换汤，其间自己抽空在当院或圪蹴或站立，即海吃新年第一顿香喷喷的臊子面了！

孙江林：岐山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编著有《岿然砥柱立中流——冯玉祥》《护国英雄蔡锷》等，散文《卖牛》曾获《光明日报》征文一等奖。